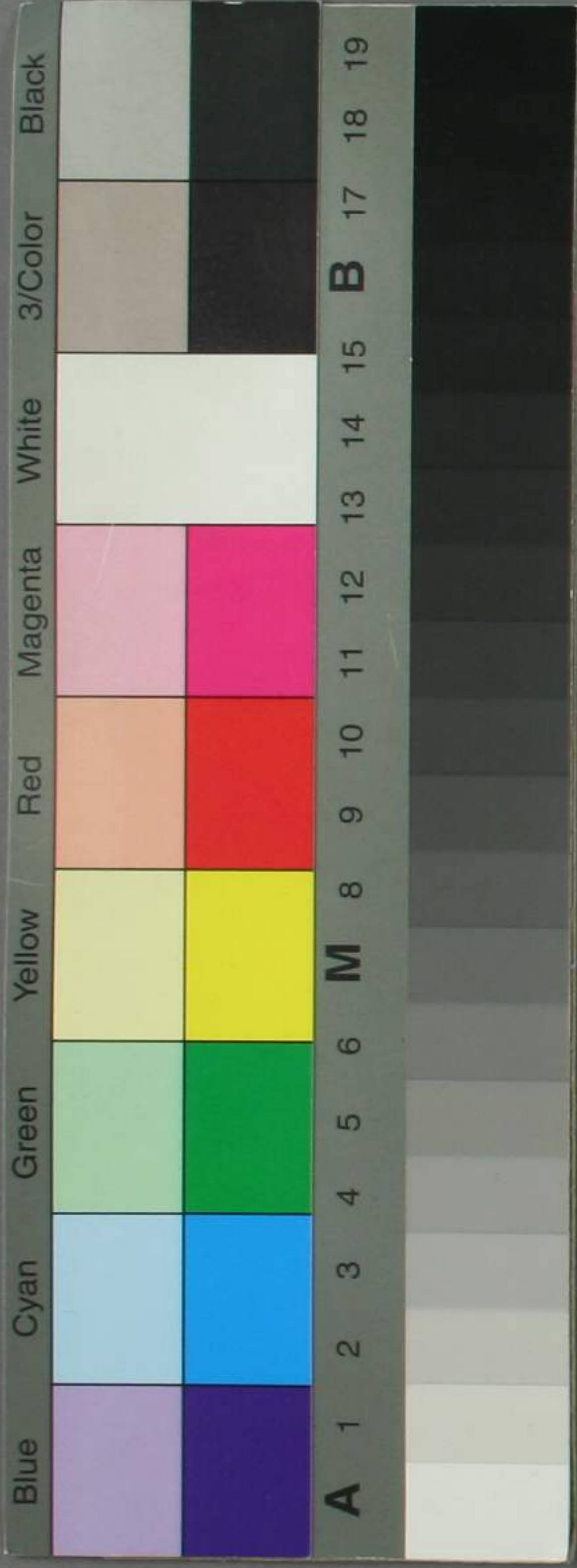




名山勝覽記



南直隸四

ル 5
1160
7





名山勝槩記

南直隸四

游黃山記

游黃山記

游黃山記

游黃山記

游黃山記

游黃山記

游黃山記

卷



吳龍翰

汪澤民

程敏政

汪瓘

馮夢禎

謝肇淛

黃汝亨

游黃山紀畧

方士翊

黃游紀畧

二首

吳廷簡

海子記

湯賓尹

游磯中記

汪道昆

蓮花峰代繪記

潘之恒

游城陽山記

汪道昆

黃羅山記

黃允交

長青山記

羅逸

游黃石龍記

王之傑

蒼龍洞記

王之傑

題髻頂

吳璘

題豐樂水記

謝陞

水嬉記

汪道昆

舟泛記

潘之恒

洗泉記

曹臣

別湯泉小劄

吳士權

曲水園記

汪道昆

西干十寺記

謝廷瓚

水西寺 應夢羅漢院 如意寺
經藏寺 福聖寺 妙法寺
太平興國叢林 等覺寺
五明院 淨名寺

游齊雲山記 程敏政

游齊雲山記 李汎

游齊雲山記 鄭禧

游齊雲山岩勝記 廖道南

游南山礪記 方漢

游白嶽記 馮夢禎

禮白嶽記 李日華

記游齊雲 袁宏道

記石橋巖 袁宏道

紫雲關西路記 戴章甫

觀天門虎巖記 程嘉燧

至捨身巖記

由宮西觀三姑五老峰記

游松蘿山記 程敏政

顏公山記游 姚應仁

記落石 王文垣

醒隄記

陳繼儒

季園記

汪道昆

半禪菴記

徐渭

游率山記

汪循

游龍潭記

汪炎昶

遊黃山記

宋 吳龍翰

咸淳戊辰十月旣望魯齋鮑雲龍古梅吳龍翰足菴
宋復一來觀黃山屬屬登高食胡麻飯掬泉飲之不
火者三日從者皆無人色率不能從予三人愈清狂
上丹崖萬仞之巔夜宿蓮花峰頂霜月洗空一碧萬
里古梅談玄魯齋誦史足菴歌游仙招隱之章少焉
吹鐵笛賦新詩飄然有遺世獨立之興次躡鍊丹峰
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徜徉久之次紆路遊水簾洞踏

月夜歸少憩蘭若把酒臨風對天都而酌之曰吾輩
與若爲熟識他年志願俱畢無忘此山

汪澤民遊黃山記

黃山在宣歙境雄鎮東南山之陽踰百里爲歙郡治
其北三十里爲太平縣又北抵宣治所二百四十里
不當通都大邑舟車之走集而遊者罕至今年四月
九日予始得遊焉山西之麓田上廣衍曰焦村蓮峰
丹碧峭拔攢蹙若植圭若側弁若列戈矛若芙蓉菡
萏之初開雲煙晴雨晨夕萬狀繇焦村南道二十五
里至湯嶺上仰視羣峰猶在霄漢間岡阜蟠結鑿石

開逕嵯巖歆危瀑布聲訇磕如雷怪石林立半壁飛
泉灑巾袂當新暑淒然如秋又十里憩祥符寺寺前
淙流走萬石間山皆直松名杉藤絡莎被蓊薺龍茸
有靈泉自朱砂峰來依巖通二小池上池瑩徹廣可
七尺深半之毫髮可鑒泉出石底纍纍如貫珠不絕
氣醲醇若湯酌之甘芳蓋非他硫磺泉比也明日遂
試浴垢旋流出纖塵不留令人心境清廓氣爽體舒
相傳沉痾者澡雪立差理或然也寺有南唐碑初名

靈泉院宋祥符中改今額又龍池距寺左三里許奔流噴薄瀉石潭中亭午照燭五色璀璨誠靈物所居夜聞啼禽聲甚異若歌若答節奏疾徐名山樂鳥下山咸無有行寺旁近見數峰凌空僧指曰天都芙蓉朱砂峰其尤高者天都峰也上多名藥採者裹糧以上三日達峰頂予心甚欲遊而鳥道如線不可乃止凡再宿寺中還至焦村之三日行三十里遊翠微寺古松修篁石澗橫道僧橋焉覆之屋以息遊者清冷靜邃已隔塵雜予爲榜曰翼然至寺庭有井泉僧言

此麻衣師卓錫處泉亦清美不溢不涸一峯卓然獨秀直峙東南隅曰翠微峰其條支迴互寺居盤中故諸峰俱隱不見明發行十五里過白沙嶺往往攀崖壁牽蘿蔓或小木貼巖若棧而度幾不容武旁臨絕壑惴惴焉不敢俯而窺又七里至絕頂頂平廣倍尋方據石少休時晴雨旭霽氣象激潔環視數百里岡巒虛落歷歷可數九華綠翠若蓮開陸焦村向所見峰皆平挹座間俄頃白雲滃起遙山近嶺如出沒海濤僅餘絕頂槎泝天漢中倏又歛藏如掃如是者三

可謂奇觀矣。日暮抵寺信宿。又二日從村北十里登仙源觀。至元中新安吳萬竹習靜。茲壤嘗衍易宛陵。誇詡其勝。予贈詩還山。今竹存而吳逝已久。林阜周密。南列翠峰。練形引年者固其所哉。既還。憩吾宗公仲雲松樓。越十日踰興嶺而南。所謂三十六峰者。駢列舒張。橫絕天表。衆岫疊嶺。效奇獻秀。盡在一覽。行田疇。竟廼登橫嶺。陟小丘。道左竹杉陰森。中小徑縈紆。纔屋數間。一僧奇麗。近八十。煮茗進果。自言結構力田間。則持經翫空。歷二十閏矣。外營草亭。往來休焉。庠陋且壤。予將改築亭之。右丈餘。南峰翔舞。近乎前。北隴奔躍。駐乎後。左右翼如。景益清。名之曰芙蓉亭。而未暇也。循巖曲折。抵白龍潭。巨石豁舒。洶湧衝激。深不可測。歲旱。民謁款雨。立至。又度板橋。有小菴。食淡苦修。數輩居焉。嘗有逃空谷者。出奇方療人疾。頗衆。旣亡瘞。浮圖中子特徵夫。山水繆繞。自爲隩區。于高峰之下。田興嶺抵此。四十五里。蹟遼邈。可屏塵事。遂宿焉。聽泉而去世。稱黃帝與浮丘容成於此。山上升。改名黃山。江浙諸大山所分。以出其廣袤形勝。

黃山記
若是奇蹤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仙不能稱其居昔大德戊戌歲得茲山圖經神思飛越而因循皓首甫幸一至至又弗克久留而去每登山時率宿雲收雨紫翠如沐山下之人皆以爲山川英靈有相之者予亦竊自喜回思在南安之日造南原山禱雨龍湫蹠揭亂石急流中腰絙梯藤登懸崖上而復下至潭所其巖險視茲行爲甚是故樂清賞以酬宿昔忘躋攀之勤而不知高深之爲懼也時至元再元之六年庚辰歲也

程敏政遊黃山記

予往來家山二十年恒思爲黃山之遊不果弘治丁巳子月三日至郡城決策往焉府公衛侯及士友期同行甚衆值冬霖不止有輿至潛口而返者有進至楊干寺一宿而返者惟清流時習鏡山三人佐予甚勇冒雨行兩日抵湯口陰曠四合微雪交下予亦索然以爲不可登矣至山麓雲氣忽晴循兩崖而入怪石參聳飛虹橫亘三十六峰出沒天表湯泉沸石屋之下而嶺外石潭古木陰翳有龍宅焉其境幽曩其

狀偉絕四人者相顧愕然疑不類人世乃小憩祥符寺留四詩出山又明日清流作長卷請并道中所賦者各書一通或疑黃山之爲景也非太白之句不能當其勝非摩詰之圖不能盡其變顧此半日之遊僅見其一一且短章寂寥若此惡足以自侈乎是大不然譬諸嘗鼎食者得其一臠餘品可知所得益新則所飫益甘若盡得之終身之頃無餘味矣然則茲遊特啓其端耳他日謝事還山褰糧而來分榻而臥希壁外之高蹤續古賢之逸響必有其人以挈予而名後世者若今所得則亦出于一時良會不可以無紀也

江瓘遊黃山記

黃山爲東南雄鎮盤據宣歙二州之境嘉靖戊申春予過青陽度箬嶺黃山在望逸興遄飛二月旣望歸道黑溪訪道里於途人遂促駕往陟嶺東南行數里至皇思蕩纖雨霏微又數里至烏嶺並黃山行陰霾倏收攢峰駢列橫絕天表登頓忘疲自黑溪四十五里達湯口平原膺膺阡陌交通遭丈人六峰程子延

入溪樓款洽而別遂肩輿入山亭午抵祥符寺逢羅子尚綱方子叔玉路子子美藏修山房結伴偕往風雨淒其登臨興阻日且晡聯嵐含暉仰瞻諸峰紫翠如沐羅子曰此晴占也薄暮山僧秉燭陳俎澗毛野簌雜然前羅行酒無數醉宿繩床夜聞泉聲潺潺疑在嚴灘富瀨艤舟枕流也黎明鳥聲圓喙旭霽激鮮亟呼童裹飫治裝偕羅方二子從者七人二僧明章道常携梵樂與俱登山可半里許薪蒸蔽道迺戒一僕前持斧斤剪伐叢莽一僕鳴金繼之二三人肩輿執劒戟以隨斬木爲杖約四里許至一峭壁嵒巖陡峻鑿坎以託足曰天梯好事者爲木梯倚崖壁歲久而朽心甚危之前導二人遂攀緣先登復懸繩崖巔之樹以爲援曳迺各解衣棄杖羅子引繩而先予繼之方子又繼之又緣崖而左百餘步幽壑豁岈疑不可越有二木貼崖若棧僅容武而度下臨絕壑不敢俯視折左紆逕可半里許蒼崖業窅有洞穹然飛泉灑灑落洞前琤然如鳴珮環四時不絕曰水簾洞水落輒滲不下溢洞深可三丈高二尋廣稱之洞徹裏

崇一級二尺許復敞一小洞可羅胡床四五居之然
嵐重晝日常黯黯二僧坐洞門吹龍簫擊鼉鼓疑入
鈞天帝所仙仙如也洞石黑白相雜瑩潔可愛蒼苔
翠蘚爛如綺繡坐洞裏歌嘯聲如出甕中洞前羣峰
聳峭効竒獻秀冥坐移時淒神凜骨不可久栖出洞
循崖而左十餘步倚崖斜開二小洞高深廣邃視水
簾半之時有高霞孤映曰飡霞洞有荆扉竹籬石床
丹竈相傳鍊性苦修者居焉廼與二子浩歌長吟摩
崖紀石方列坐而床時天風蓬蓬聲動巖谷崖上古

木倒垂冬夏常蔚然上有丁公菴菴圯而基存聞後
狄所居豺狼所嗥榛莽蕭翳莫敢爲之導者少焉陰
雲突興峯巒滅沒疑有雨意復循故道而下至天梯
挽繩緣磴幸抵其麓猶惴惴不自禁道常梯半吹遂
念法華如履坦夷嗟亦異哉抵寺日猶未昃擬尋湯
嶺諸勝而羅子告疲莫能從矣乃強叔玉子美以行
出沙門過觀音殿穿杉篁躡石磴折而東下巨石蹲
踞澗若門青樹羃陰藤莎絡蔓水泚泚循澗鳴有靈
泉自朱砂峯來湫爲二小池池皆瑩徹上池廣可七

尺深三之一泉出石根怱怱不息若燔湯遂解衣試浴纖垢靡停令人神瑩體暢或云澡淪可祛宿痼理或然哉池上甃石如洞以便風雨來浴者池左丈許石壁如削有元鄭師山今郡守馮遺刻左由石徑而上羣峯夾礪峭立多桃李梨杏檜榲桤楠望春諸花搖颺葳蕤草則蘭蒨芷蕙赤箭青芝紛紅縟綠蓊香勃苾莫可殫述南行里許叢石怒撐交加澗曲縣水傾注漚而爲潭潭幅員廣可十尋清深可斟黛蓄膏渟有白石粼粼橫潭底衝湍動搖若龍起伏使人目

眩心掉能出雲氣作雷雨曰白龍潭懸崖劉龍潭二大字亦鄭師山篆也潭北半里許爲藥銚坑有石杵藥臼相傳黃帝燒丹處云出谷里許有石如虎昂首咆哮之狀疑若搏噬相顧駭愕退却石下有巖傍有罅人偃僂穿之行可容數十人曰虎頭巖又半里許有石如人酣醉跛倚曰醉石昔李白嘗游此醉石則遶石踏歌焉醉石之傍有泉淙淙走石壁而下爲洗盃泉下伏石爲坻爲嶼爲島石色陽白而陰黝如停雪之狀曰停雪石過雪石入谷行剛半里有泉淙然

自懸巖直下勢如遊龍飛虹雪翻谷鳴注而成科坎者三盈科復下衝激而成坎者五日落星泉谷折而陁有巨石倚岸拆裂爲劒石又五里陟湯嶺巔時日在西禺遼廓眇忽邇延野綠遠盪天碧九華排空出沒隱見岡原林麓田疇墟落秩秩如畫延佇久之歸途期復坐龍潭一條塵襟不覺乘風而過迷其奧區矣曉起與諸友振策登煉丹峰童童赤崖無大草木巔巔攀躋約三里許至一峯仰視聚峰猶在霄漢又八里許始躡煉丹峰過仙人石橋酌丹泉徘徊瞻眺

尋藥爐丹鼎幻化莫知其所幽禽異鳥若歌若答衝人不飛俯視千峯萬嶺皆在其下而仰瞻天都卓絕雲際如方躡其麓問之明章云上多名藥採者累糧以上三日可達其巔雖逸興飛揚而鳥道如線徒臨風翹望而已迺與數子引觴滿酌發狂大叫蒼然暮色灝氣迴合放歌踏月而返八里許至湯口六峰子復邀飢爲談巖洞峰巒之勝程子曰山川瑰詭此特其百一耳秋高水落風御重行暉當爲子前驅窮幽極遐可乎復揮觥縱飲牽裳道別薄暮投宿揚干之

旅舍隔岸鳴鐘迴風送瀨猶疑水簾之泉祥符之景也次日向午抵家

雲剎吹衣飄其鬣問之世章云土多各藥料昔果豈人不派初縣子峯萬巖皆其下而山勢天濤卓絕長藥豈其鼎也分莫映其西幽禽異品苔烟苔谷

黃山記

秀水馮夢禎

余辛巳遊新安以不及到黃山爲恨懷之廿五年茲當首議以三月十二日自巖鎮如溪南館于吳太學用卿之上村草堂而吳中含百昌兄弟業于黃山親黨相次百昌之弟民望余南雍生徒百昌推及願爲地主給余黃山供連雨未果晴又以事奪廿一日冒雨西北行進路五里卽入山溪葱蒨間化城足樂而况寶所蓋黃山本稱黟山而附會黃帝仙踪改稱黃

山則始李唐或云唐有隱士黃姓者居此得名代久傳譌遂無確辨名峰三十六谿稱之盤礴徽寧池三郡五百里脉自三天子障或云雲門峰爲中幹實留都兩天目之祖或云留都兩天目俱發三天子障而非黃山事缺躬歷聞舛異同不敢臆斷雲門者兩山如門雲通其中俗名剪刀峰百里外即可望間翳于雨氣諸峰惟天都最高潘景升常登鉢盂峰僅及其麓游客無敢登者次煉丹峰坐湯寺紫玉軒雙峰如卓立雲際者是其峰僻在海子最近蓮華峰脉所

從來前引海門至此黃山之勝便如引鏡照面堂與畢陳余故急海子前此閉塞近有五六草庵問途東徑通丞相原西徑通湯嶺至白雲庵而半徑最陡削微級沙石間布鞋竹杖兩壯夫推挽始克進步余從西徑旣至白雲庵則羣峰數十排筍雲際使人驚心動魄以廿六日宿庵中次日微雨行十餘里至海子升九降一難於天門九重汪文學潯延居草庵余名之海潮因書十庵名俱蒙海字以待其足是日未晡且晴余以倦卧鷄兒從景升申請虛僧印我先登

歷覽過文臣峰返而誇語奇勝余悔不賈勇次日雨
作日中而開余挈杖先登衆從之遂登煉丹峰初尚
霧漸上漸開隨目所及遠近紫翠畢露從登者余兒
鵝雛鄭翰卿黃問琴丁南羽謝伯貞也而景升從清
虛別詣煉丹臺不至自峰頂視北一峰玲瓏蒼翠類
大士所坐海山興南羽鵝兒就之遠勝近劣歸途迷
入密菁里許而出旣達原路諸君子與景升清虛業
分踞海門諸峰其稍南一峰尤奇爲鄭翰卿所踞上
有修石如筍卓峰端十丈許而下斷如一線呼之飛

來石磐石承之景升清虛先上鵝兒僧印我繼之餘
不能從自飛來石循徑而北爲石筍岡翠微寺松谷
庵海門凡五六峰離立如巨靈斧擘從斷處下窺不
測其外諸峰眩怪逞奇起伏縱橫以千百數而玲瓏
如一龍窟在其下謝伯貞云先遊者二僕夫戲擲大
石轟轟而下驚龍致雨雹伏地一時許而免自煉丹
峰歷海門直見九華大江四面通望不減千里山產
矮松高者不過丈許頂俱如蓋其當煉丹海門尤多
而奇好事者購之以充盆景人百計取市活者頗難

托根深山而不免自賊例之直伐甘竭爲咨嗟久之
下山霧合如故夜深雷雨大至山谷震動卧處頗漏
恐其逐風雨去豈亦僕夫投石驚龍致然歟次日阻
雨諸君子分處三庵咫尺不能往來下午景升清虛
見訪始見其所注陰符右道左術可稱篤論次日晴
從東徑下山始達嶺西望白雲彌滿山谷一山映朝
嗽峰端忽變金色大奇徘徊久之乃下路出谷中級
石細步屢頓而憇已得大石引諸君子坐其上問琴
唱曲與縣泉百丈聲相和行未半前有岐而惑見急

足持書至則方伯文明府牘也賴其指迷以出丞相
原然愈下愈艱矣丞相原不知何以得名兩山豁開
中饒林木附近數里山花紅白如繡相傳爲虎穴景
升舊館在焉謝在杭嘗信宿其處蓋遊人多集湯寺
或能至丞相原非忘形好奇者不克到海子景升云
近有九龍潭最奇上如甕口下深不測龍潛其中凡
九久旱則下鐵牌雨立應余與鵲兒旣從輿隔山遙
觀但如曳匹練耳謝伯貞別於苦竹溪下山約五十
里還湯寺余父子有輿先至諸君步行後之景升最

後黃山一丘一壑足奴視白岳其佳處不可縷數余所戀戀者海子湯泉耳先後凡四宿湯寺六浴湯泉三宿海子湯泉天下頗多俱以硫黃白礬爲根此源殊硃氣味香美解劬蠲疾是役也凡十二日往返僅得二日半晴而諸勝遍歷可謂幸矣惟斷乃成信然

游黃山記

閩中謝肇淛

黃山高四千仞逶迤數百里以不交於通都故遊屨罕至卽至而游于險罕有窮其觀者戊戌九月余自鑾江挾于楚而南蓋將問鼎於軒轅氏廼邑大夫雅與余善宿戒輿馬共命而至潘君景升所適吳山人元翰自錢塘至四人相視莫逆也遂以孟冬之十日行矣一發而抵楊干寺寺負嶺而面溪旣瞑入寺坐松間新月淒朗寒色襲人于楚亟索酒至輒酌無遺

瀝有間。鵬夷枵矣。各就寢。詰朝過容成臺。迷失道。田夫指而右。乃得徑。衆纍纍然度嶺。天霜以風景升。謂此往年。余宗漢醉跣所也。今安所得酒乎。度嶺復下者三。乃抵山口。望雲門諸峯。森若列戟。又五里許。折而右。爲硤中。是爲汪伯玉先生所營菟裘長堤清湍白石翠壁。相向依然。而事去人亡。不可問矣。已復緣石度溪。觀漏池。及架壑舟。十里爲湯口。二三叟程姓者。指點天都。示客秀色。閃爍不可正視。又十里則軒轅宮矣。僧竺出。肅客薦茗。問溫泉。曰是不盈咫尺。第

須飽食。往不者。水氣蒸人。余笑謂吾戰勝者。固無苦且若山澤之癰何。要于楚往觀溫泉。吾郡最多。然氣味若硫黃。卽驪山沂水皆然。獨是泉泓冽甘香。蓋硃砂穴也。比者八月間。砂溢水沸。赤者三日。問所之僧對若朱砂庵。近而峻。醉石坦而遙。白龍潭。丹井伏。亂石間。恐不可以趾。命沙彌以邛杖進度嶺。百折而至庵。群峯拱立如翠屏。霞光雲氣繚繞人裾。而天都最爲孤起。非羽翼不可登。鉢孟峰翼其肩。則景升少年時嘗一至焉。二里許爲白龍潭。潭且沍凝綠如油。醕

而甘之一洞穿石底旁出余縋而下踞盤石上濯足而三人者且之丹井余袒跣追及之井小如蹄涔殆非其質里許水淙淙瀉其間曰鳴絃泉踞而樂之暝矣乘月而歸回望天都一峰則殘日照耀如初旦時也寢興輿十里至湯口踰山背而登七里至苦竹溪主章姓者謀所適章難之曰山紆削而蕪僅有樵徑耳其若使君何景升曰使君不厭至丞相原也且之海子衆縮頸搖手曰原以往皆叢棘矣且安所止宿余不聽募開道者得二樵夫與之斧斤命輿人持礮

被或負鑕及糗脯且行且息至所謂十三灣者足力盡矣命奴前後挽且推之十里爲九龍潭篁簳交蹇衆欲舍之而過余不可目執斤者先行斬枝芟刺而下道益險絕或履樹根或緣石壁或接以容足之水
下臨無際于楚體膺而興勃勃輒先數十步遇奇絕輒大呼諸谷響應迨原而夜矣從原上望天都峰較近而差偏故不及朱砂庵詰旦易芒履而上山路始窮樵夫前導常聞丁丁聲行者越危石攀低枝手挽足移目眩心悸旣至石樓衆喘如吳牛矣景升賈餘

勇前進。予楚謝不能往。余亦難之。二人偶坐以待。良久不至。始歸原上。殮殮已。景升始至。云將達海子。度沙嶺幾失足。乃還。衆相視而嘻。於是爲歸計。別僧下山。至湯口宿焉。翼日宿山口。又翼日宿景升有芭堂。余酒中語三君。山川顯晦。固自有時。吾嘗導天目。沿霸巖。歷三天子都。及其它表表在人耳目者。要皆地中培塿耳。似黃山之神秀盤鬱。宏暘幽奇。江南諸峰伏而不敢賓。乃秩宗弗及。禋祀靡加。卽今昔詞人諷詠。亦何寥寥也。若非軒轅氏者。幾湮沒而不稱矣。夫

士瑰意琦行。而負遺俗之累者。不亦黃山也耶。三君憮然不能對。余因次其游之崖畧而併及之。游七晝夜。有奇得詩如千首。頃之抵汪然明精舍。止竹閣中。次日景升至相與縱譚黃山之勝。先是客有云黃山五秋。此日太侵暑。聞山君方負嶠。又蟲隱樹間。客過軒下垂嚙臂。獼猴復群然來狎。人不可近。余笑答曰。吾願以身殉山。因欲景升景升奮髯起曰。黃山孤峰。蕭瑟政宜。暑諸蟲毒。絕未有有之。請爲當熊。因大陳辭。諸故人問生相效留者。以行行十里許。登佛子

男前進子楚謝不能往金才謝
久不至始歸原上殮殮
沙嶺幾失足乃還衆相
山至湯口宿焉翼日宿山
余酒中語三君山川
需嚴歷三天子都及
亦育奇野精收干首

然不須推余因定其
士既意辭行而負數
之果皆不亦黃山也
三

游黃山記

武林黃汝亨

抵巖鎮過訪潘景升頃之抵汪然明精舍止竹閣中
次日景升至相與縱譚黃山之勝先是客有云黃山
宜秋此日太侵暑聞山君方負嶠又蟲隱樹間客過
輒下垂嚙臂獼猿復群然來狎人不可近余笑答曰
吾願以身殉山因訊景升景升奮髯起曰黃山泓崢
蕭瑟政宜暑諸蟲毒絕未有有之請爲當熊因大噓
力辭諸故人門生相款留者以行行十里許登佛子

嶺山氣已佳。蓋黃山舊稱高四千仞。廣五百里。天目之頂。僅及其趾。此其發足也。自嶺行五里。將至楊干寺。又十里。容溪飯。容成子仙處也。前有容成臺。徑緣壁轉溪。廻繞山望之。且迷前後。石粼粼出水上。點綴如荇帶。可攬。自容臺五里外。傍溪皆竹。隔竹看山。十里一色。明發登山。越石磴嶺。更度一嶺。飯芳村。數山精舍。庭中杜鵑盛開。客有從石壁來薦溪魚者。爲小飲花下。進此里許。卽見天都蓮花峰。出霄漢上。又里許。見雲門峰。若天闕。雙峙雲從中行。乃繚繞峭壁行。

未幾至湯口。又里許止。祥符寺。則軒轅氏之宮在矣。寺前爲湯池。晚投蓮花庵。徑從石竇中宛轉。類下天竺。後三生石。傍臨香溪。觀白龍潭。潭水深碧。不可測。伏亂石間。爲丹井。上卽蓮花庵。庵前羣峰簇列。僧印我爲數峰。名若爲通介。然由虎岩從最高石崖通而下。有石如橫琴。亘十餘丈。餘石八九皆中虛。應泉擊石淙淙作笙篴聲。是爲鳴絃泉。從石上觀。則仙橋在望。蓋山高蒼翠相接。中忽然見天。亦一奇也。下嶺十里。左顧雲門。右顧翠微。俱秀出。從此歷巘度磧。崎嶇

互值十里更涉一谿至白雲庵飯則仙人峰若招游者躡而進一石屏迥出有松偃卧其上甚奇僧云過此爲三天門一隘伏不稱次稍開最上則絕壁相夾立僅容一身風來肅肅如箭過者有寒色復溜沙磧而下更橫身上盤薄草石間捫蘿扶筇錯趾單入行者戰股時天且暮風霧忽起只尺不辨遙呼始集是爲海子稱黃山最勝處矣問五老峰仙人掌俱隱約霧中循徑而北鋤茅歷塊可五六里則石筍砒至矣緣崖涉澗行二十里至松谷庵但有嘆賞無可言說

次日大雨卽住庵中曉起則首夏朔日也乘霽由松谷上石筍卽峰萼神秀歷歷舊觀然松谷自下而上自門戶而堂奧自閭闔而仙仗中之曲房複道亦整亦散亦幽亦奇展玩間比昨觀彌新惜充符元暉自石筍止不及入松谷景升出松谷不數武車軸折不能俱還石筍亦緣也再上登光明頂望三海門寥絕萬仞參峙天表肩垂天都踵垂丹臺三十六峰森羅混茫中楚江廬岳渺渺在覽大觀哉真令人有遺世獨立之想過此則望所謂雲梯者登焉梯緣峻壁上

嶄然入雲可千級。其中松姿甚奇。巉巖絕巘愈短愈怪。以攀緣路斷得與山骨敦歲寒之好不則斧斤及之矣。梯盡時夕陽紫氣冉冉欲度更下則蓮花溝無級可循行亂磧中陡處足不任立索索震流沙而下殆不可測乃募得山中壯夫數人以白布爲縑束身下縣僕夫以次及予咲曰此山無瀑布而有縣布非此險不足償此奇也是役也往還十日最快者海子之雲與石筍松谷上下之峰岫生平觀未曾有丞相源從平天砭望之不過兩山中一窩耳謝在杭自丞

相原游而止不見海子。開之先生自海子止不觀石筍下松谷之勝乃知游亦未易窮也。世人不到此境每以白岳與黃山並稱余謂黃山神秀絕倫出奇無窮片片如削而白岳則魁梧壘疊自天門珍珠五老而外特整肅環峙磊磊若培不則頽然而已計白岳之於黃山不猶以程將軍刁斗而比淮陰以明妃夷光而比洛神姑射哉歸次桐江花源迷返急恐失之漫捉筆爲之紀得詩若干首

遊黃山紀畧

歙 方士翌

湯泉之源。傳出自峯頂。應霄客清身之所支。而溢于山足。舊蓄有雙池。今存其一。浮沙自波。芳香隨注。廢址前列宏石。稍一位置。尤勝。一以供樵牧子。一以供屐齒客。當是入山。初試極快事也。

從桃花源尋藥銚。澗水四激。單注一支入銚中。從銚口瀉出。宛億百載鑿痕。

踰澗踞白龍潭。巨石礫砢。疑墜復倚。湫淵淵在四山。

通黃山紀略
中聚而成潭。草色四削。波綠竟川。復循石下面。潭坐雷扑聲。震響山谷。驚紋類疊。類龍蛇然。

硃砂庵一名法海煉丹鉢盂諸峯俱獻身層檐上會金佛寶函頒自中宮。易慈光名金碧。雕塑之飾未備。清規戒律已具大威儀也。

慈光寺右折。悉從高柯傾曲而度。崖窮澗接。復沿崖俯澗。春夏之交。山花綺望。異艸暄萋。行人坐石臨水。不記入山五里許。曰觀音巖。巖下可盤數十人。過巖忽疎林綴眺。廣石疊逕。自此以往。步步仰睇天都。

蓮花洞深廣幽邃。僧板屋塞之。洞前有峭石蒼松夾倚。昂藏隱天。

左逕數松錯峙。轉身到崖上。視一松散盤其巔。巔下危石臨萬仞。度此卽文殊院逕也。余甲寅入山。摩松蹠石而過。已未已齒級級上。十百步奇曠眇忽。不暇懼險。一松露雙脊上。穿脊始見根緣。壁丈許。靡不爲之停屨焉。復從兩山隙中拾級而登。級窮接之以棧。棧窮雲濤噴壑。峰嶸分霄。懸崖有石坐。恰可容趺一石。留卧展身。天半不妨栩栩于其間矣。

別文殊院上蓮花溝行人如鳥摩猊接略扳蘿葛卽得度路傍泐松甚奇餘松俱弄姿根自罅中又獲永其遐齡

投蓮花峰望恒曠勢轉陜一石欄下撫溪谷懔懔欲墮穴空迂徊或頽首或帖胸足視裁通面語已隔有髮僧獨居峰下余肅然歛襟登頂僅以寸趾遙凌盤石長嘯環視羣峰直連手而招之

翠微仙掌雲門諸峰各負勢不相屬而齊列于煉丹臺非聳身雲表無自置其低昂每一奇石卽一怪松

侍之諸峰獨翠微峭挺若開後海羣岫之祖壁岸無階姑以待異日開山人恐此中巖洞晒焉欲誚

一片雲不獨空宕似欲乘風更一飛捲

石牀峰長可周身卽捲石作枕一松冉冉成陰負日俯仰

海濤出沒萬峰間雨過雲生時也略借日光激射雪浪金波忽來忽去亂峰浮髻有類點青甲寅余有光明頂看雲詩

有石自空而倚如不着地世目爲飛來石也余向于

石畔一見攝身光。黃山石都無根。意天人撮戲。不復飛去耳。

山中茆宇獨師子。林贍整。主僧乞緣心切。林徒岫客都不欲。逕散花塢。一松從石罅雙穿出。頂形如鳳翽。亦令人流睇忘歸。

望石筍。矻諸峰。片片疑削其石。觸物成像。彷彿逼肖。乃若秀拔千尋。奇姿萬疊。恍如朝霞布采。雖置丹青。于其側。可所舉似。

下松谷十里。奇峰夾立。然諸峰前影。從松谷返路。正當之二石。刺天類雙尖頭。奴勢逼。則各具數圖。秀色轉撲。有偶露半面。從人後看。行人林外度者。又故掩松際。如不欲人恣觀者。非一上一下。未足想其奇邃也。

松谷之西有三潭焉。青潭整而潔。足敵白龍潭。漬沫稍平坐。石殊清眺。盼青潭而左。曰黃龍潭。形如長溜。巨眼沉沉如積玉。又其下曰油潭。騎石觀之。如綠雲浮素波之上。

方子曰。前海深而藏。後海瘦而削。膚理既潤。神姿逾

妙不獨奇。擅專矜秀。絕盛弘之云。遊人每苦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以目黃山。可當斯語。

又曰黃山態不一。列人人遊。撰一山時。時遊換一山。山不盡三十六峰。而水亦居其勝。九龍潭。逍遙谿。諸源。余暫經之。已浩然有雷濟雲洩之思矣。若乃散泉飛注。漱石流響。遊屐所臨。仰囑俯暎。又好事者負春曳竹。多乘秋氣。而春木離離。微芬倏忽。初夏之候。方如花朝。余兩度花巘。恨未招素娥于月塔。綴雪韻于仙橋。敢以訂山靈。因念昔人斬榛棲露。鋸崖組布之

險。猶未忘勝具。而余以新萊尚脆。遂弗及一捫天都一隅之眼。輕貌山靈。余陋矣。曰此略也。姑以誌今日之遊可也。

作草書畫眉筆意而黃山獨作隸書勢。黃山巉巖百里外。便迥與諸峯異。予初至家山。每一登。高見巖即心現神飛。而問之父老遊者。百不得一。蓋山徑崎嶇。弱者不能往。山供澹泊。饒者不欲往。日獨行則孤而無援。招侶則紛而難給。無力者又未易往。予不得已。約法三章。杖笠之外。止携一童。同遊各

之義可也

一聞之即彈琴山靈余則笑曰此山故以請今日劍辭未可觀具而余以謀業尚須帶一門天階

黃遊紀畧

新安吳廷簡

凡遠山皆作草書畫眉筆意而黃山獨作隸書勢鐵畫峻嶒百里外便迥與諸峯異予初至家山每一登高見影卽心現神飛而問之父老遊者百不得一焉盖山徑崎嶇弱者不能往山供澹泊饒者不欲往且獨行則孤而無援招侶則紛而難給無力者又未易往予不得已約法三章杖笠之外止携一童同遊各具供資先期不及期無相待願者得潘子爾迪家兄

雲章家侄德彰立之偕予爲五人決計四月廿六日辰發先一日爾迪歸岩鎮邀余掄仲爲導師至期一僧持爾迪手扎至云掄仲以家事不獲從適湯寺滌塵上人還山遂轉屬以接引緣也相見喜甚與雲章卽行繇潛口入山已抵楊干寺家侄長孺者在彼先俟自云久諳黃山凡嶮巇難行處可藉一臂益喜甚主僧治具過午而雨忽大至立之亦冒雨來同酌于對山小樓酣飲大噱寺僧皆郎當醉倒遂止宿明日雨已行容溪道中溯溪踰嶺疊嶂層巒在他處皆可

稱勝者不知其幾十百也晡時過芳村忽見雲門天都突出雲表譬如旭陽出海星月燭火一時無光又如廟堂朝會冠裳畢集俄而天子升御卽公孤羣辟素爲兆億具瞻者無不屏息俯伏莫敢或貳衆踴躍讚歎得未曾有始知山自有真半生所見皆土堆石塊耳薄暮至祥符寺浴湯泉大暢滌塵邀入飲燈下有頃欲散步後園僧苦勸止不言其故怪問之沙彌但唧唧云鈇爬鈇爬蓋山君之別號時興正濃不能聽果有燈光灼耀出林木間僧益驚怖謂是虎目子

迎前視之則爾廸秉燭追來也今日發岩鎮故衝夜
始及耳劇談至夜分就寢晨起爾廸補浴予等再浴
池前怪石磊落作青色碧色水墨色瑠璃色皆可盤
踞飽聽溪聲遂沿溪而上至桃花源路迂折奇巧出
入各穿一石如白嶽所謂天門但稍小耳中爲掄仲
所構桃源菴入菴登狎浪樓臨視白龍潭瀑布飛懸
澄泓澱碧令人心魂俱冷潭之上游爲藥爐藥銚或
曰黃帝掘地爲曰此其遺制也再上爲蓮花菴以正
對蓮花峯得名而群峯聳秀羅列當前曰青鸞曰硃

砂曰天都曰老人曰鉢盂總之盡作蓮花蓮蓋狀聞
之極樂世界聲聞人蓮花大如車輪緣覺菩薩想當
如是獨雲門不可復見菴中有木根天然几案及鐘
鼓架先達具有銘記或謂之鼉牀把玩良久緣舊徑
下而群童方哄笑于藥銚側云中有物如魚而長四
足畢具首如鼠有角疑其龍也再覓之不復見坐憩
潭傍見左壁巨字題曰呼龍石益信其爲龍無疑惜
惋久之歸狎浪飯畢濃睡夢醒拭目而諸峯青翠竦
峙牕戶疑爲天境不能姑待急冒日歷山君岩觀丹

井至鳴弦泉。泉自岩上滴下，畧如白嶽之珍珠簾。無奈烈日燠膚，汗下如雨，不暇細玩。又不忍割愛，急趨硃砂菴。山門少憩，卽循級上有追步而來者，則德彰與謝君錫以仁也。二謝曹溪人，爲山中尊宿，相見不長衣，不揖，同至菴禮四面佛，旋轉至藏經樓觀木蓮花。樹大如拱，峭直挺立，葉如枇杷，花如茶盞，白瓣帶紫。花葉皆九出，狀與芙蓉無異。問之主僧云：花不常開，間數歲一覩。今適值其盛，芳氣襲人，真希寶也。出菴而日已暮，復循級下。三浴湯泉，再宿祥符寺。明日

四浴湯泉，仍昨徑不入菴，折而上。小僧明惠者捷過猿猱，健同飛鳥，危磴絕巘，鼓勇先登。衆氣百倍，徑愈上，景愈佳，目愈危。神愈王，忽青鸞峯頂，有道人跌坐衆駭異，何以至彼。諦視之，石也。謂之仙人打坐。迴首左顧，則足練橫掛于老人峯巔。又枯木爲之。若此類者，不可枚舉。過峯跨入嶺口，則世界劃然天開，千奇萬怪，怵目驚心，精奪神搖，口不得語。仰則天都蓮花猶在霄漢，俯則深崖邃谷，若臨九淵。諸峯傍無所依，下無所藉。渣滓淘盡，惟存勁骨。青天削出芙蓉，惟此

山足以當之。老松古栢，皆貫石而出，矯激離奇，不可思議。再數百武，有小菴，題曰山郵，自祥符至此幾三十里，以興熾殊不覺也。借炊畢，將登文殊頂。僧談及小心坡之險，咸爲色動。又見壁間詩，有至小心坡不敢上者，益信其難，然不能顧也。折而上，瞻觀音石，慈容儼然，當握處適生小樹，恍若執楊枝而灑甘露也。巧至矣。欲攀援以登天都，滌塵阻以無路，乃止。轉下坐蒲團石，探蓮花洞，憩貝葉菴，復上至舊處，猶爲小心坡，懷懼聞爾迪已先行，遂與雲章飛舞而進，殊不

見險。問之導者，云已過矣。不覺失聲大笑。君錫長孺反惴惴不前，強拉過之，念佛呼神，手足戰慄。二君老山客也，向所謂險處，藉力者。今安在哉？再進而一線天者，三徑已窮矣。木梯鑿空，衝上井口，如陽神之出泥丸，則絕處逢生，藕斷絲續，文殊院在焉。入院相顧，面俱若鬼。乃明惠猶緣千仞峭壁，倒身懸崖，取一小松以下，觀者駭服。君錫長孺益無人色矣。夜宿甚寒，似人間二月，無怪乎山外菡萏已綻而山中杜鵑方盛開也。次日將尋舊徑，登蓮花峯，而君錫長孺不欲

下梯、浼滌塵、別覓鳥道、狹而且滑、險過小心坡、愧悔無及、道盡、達狎石居、飲茶、攝衣登峯、陡級、矗上、肩踵相接、五里許、過金剛肚、畧如小心坡、雲章以杖作槍、勢跳、舞其上、予曰、是不必恐、達者以爲華歆之擲金也、君錫長孺、進退觸藩、股慄、髮豎、大呼、菩薩、祖宗、求佑、匍匐、幸過、卽從、問道、遁去、予輩不顧而進、奇險相軋、匪夷所思、武窮則洞、洞窮則級、級窮則又洞、或如危橋、而石檻天成、或如重樓、而虛窓四闢、展轉玲瓏、螺旋、蚪折、則有老僧、誅茅、嵌石、壁中、然尚非峯頂也、

就彼假爨、又攀援而上、度窄跳、一躡、懸梯、二較、小心坡、金剛肚、不啻、百十倍之、惜不令君錫長孺見也、是則黃山之絕頂矣、雲門諸峯、盡在足底、雖天都亦稱仲氏、匡廬、九華、楚楚、眉睫、間、一切丘垤、且蟻封視之、呼吸、直通帝座、非虛語也、亟令小童下菴、取筆硯、予題名石上、是日爲四月晦、適芒種日也、俯視山坳、草室爲大、悲頂、君錫長孺、方偶語、室前、不知所云、諒無出謹慎、老成之外者、躍而呼之、二君舉頭、瞥見、卽掩目而走、衆大笑、又見峯麓有僧、攜簞壺而至者、廼下

迎之則滌塵之弟德水也。飯菴中畢復蜿蜒下至大悲頂。二君已去追至天海菴語以峯頂諸境。但搖首曰。何苦乃爾。菴僧桀驚不可與語。遂登煉丹臺。臺較蓮峯爲稍下。而丘壑絕勝。諸峯鬚眉面目縷析無遺。吳道子顧虎頭不能幾其萬一。德水所攜酒斗許。予與雲章坐松下罄之。不復知有人間世矣。過此爲平天砭。奇松生石上。高不盈尺。而蔽地餘若蒲團者甚衆。山惟此段稍平。衍陰雨則雲氣布滿。所謂海也。海岸爲光明頂。菴在頂麓。曰光明藏。憩菴中。話君錫

長孺諸快狀。復拉之登頂。觀落照丘壑。又奇于煉丹臺。蓋蓮花爲中軍。而此則左右翼也。每臨險地。二君不但自怯。而且怯人。予輩前則二君必却。及至妙絕處。二君已却。走回菴矣。是夕同宿光明藏。雄談徹夜。明日爲五月朔。過獅子林。將登始信峯。回顧君錫長孺。忽不知其所在。蓋已預知而先避矣。群峯環立。怪石如仙人。如羅漢。如將軍。如美女。如獅如象。如龍蛇。如鐘如鼓。如覆舟。昨所僅見。以爲奇絕者。今且萬計。億計。恒沙計。花木亦然。始信之險。又倍蓮花。攀接引

松度獨木橋。側足而步。下深不測。峯頭奇妙。見者始信。故以名也。旁有繞龍松。鱗鬣森然。作吸海狀。右爲散花塢。紫綠蒼翠。不可譬喻。左則二仙對奕。布局落子。勢皆生動。後立者背手而觀。又有波斯胡。負寶而獻。天巧至此。理所必無。而事則實有。奈何折而下至石筍缸。益奇益妙。向者一步一叫絕。今且一步十叫絕矣。勝地結菴。曰水雲筍。皆平空挿起。磷如冰柱。遠隔陡澗。不可攀援。戲以激明惠。令牽藤躍上石壁。已又呼止之。共飯菴中。前後左右。靈怪環擁。石高天小。

目眩肉飛。觀至此。蔑以加矣。謀往松谷。望仙人榜。僧諫止。衆亦興闌。乃返獅子林。覓路下丞相源。道中殊無景况。足底皆砂礫。一步一跌。幸全勝已收。若初經此。遊興減半矣。尚有無識人。欲繇此上。而以硃砂爲歸途。謂之漸入佳境。譬設客者。先陳糠糲。責令饜惱。雖繼以烹龍炮鳳。亦當食不下咽。何漸入之有哉。修路亦屬多事。不若以一丸泥封却函谷關也。顛躓二十餘里。始至擲鉢院。叢林甚雅。僧皆馴馴有道氣。不賴此。幾無以償此億矣。肅衣禮佛畢。以仁預命奚童。

下山買薄醪共醉溪邊。溪中怪石不減湯泉。中流突起者高三丈許。攀躋其巔。長嘯遠眺。天都尚戀戀來親人。餘峯恍若夢中矣。夜從枕上聽誦梵聲。思慮清寂。明起咏而歸。道中望九龍潭。儼如貫珠。九瀑懸下。飛簾漱玉。更勝白龍。斯遊也。訖以五日。昔人多苦雨。而今適當霽月。天朗氣清。峯巒草木。歷歷可數。一快也。木蓮花間數歲一開。而適值之。二快也。予生北里。未涉山險。而能使君錫長孺退舍。三快也。途中不禁舞蹈。抵湯口。祥符三僧辭歸。長孺次逆旅俟焉。是日始雨。天若有待而然者。畱止芳村。明日以仁邀過曹溪。君錫招享胙。以過金剛肚。酬神故。連雨不止。信宿三日。謝氏竹林昆仲。古樸醇雅。真意藹然。避秦人。何必武陵也。贈雲章竹枝簪。贈予仙拳杖。皆天然巧絕。端陽後一日。雨已。持歸寶之。尚有長孺神胙。約九日共享也。雲章謂予曰。他日欲大嚼。只須扳二君遊山可矣。

共享此雲章。隋子曰：此日將大霽，只食蔬二香。此山
 離別後一日雨，日耕。龍寶之尚育，是霽輒非。此日
 必左刻也。觀雲章竹林，耕觀千山。筆林者，天然江
 三日。攜月竹林，且中。古對，朝。筆。具意。蕭然。數。素人。可
 奚。吾。驗。此。享。期。以。盛。金。圖。此。順。輒。姑。數。雨。不。止。計。育
 故。雨。天。昔。育。耕。而。然。昔。畱。止。若。林。閑。日。以。不。幾。幾。育

黃遊續紀

新安吳廷簡

殘秋送冷。浮艷旣凋。各山真藏畢露。予將自新安返博陵故里。交游一切謝念。獨以三十六峰。未一話別。爲憾。孟冬十一日。行裝已束。意慮旁皇。五鼓卧牀。忽夢身浴湯池。有仙人立山半。舉手相招。雖寤而肢體和柔。神理酣悅。猶若靈液潤膚。而未釋者。一轉念。憬然驚也。夫有佳山水而不能親。必痼疾拘攣。政刑禁束。而後可。今各山近在百里。冗累雖紛。非真必不可。

拂者。奈何負我素心也。乘平旦正念。習氣未交。急起呼筍輿。一爰不暇招。一童不願携。毅然獨往。家童捷慶固請步隨。姑許之。出門遇德彰。告以故。期明日追來。遂行。飯呈坎次官田。滌塵適在予里。聞風踵至。喜可知也。同度阜莢嶺。澗中水落。石骨勁立。清流穿激。如鳴笙簧。嶺額有施茶小菴。予前題曰。甘露林。飲茶少息。下嶺至曹溪。日已暝。謝以仁具鷄黍款宿。在坐者。君錫合甫及館賓旌德蔣心一也。明日度桑嶺。嶺廳爲寶筏菴。亦予前題。過此至芳村。有謝士升者。具

饌相訝。初未識面。亦奇邁矣。晡時入湯寺。罷遣輿夫訖。以仁君錫季昌心一皆至。夜靜共浴湯泉。月色如畫。酣暢偃舒。猶疑是昨朝曉夢耳。恍惚中有人影越溪來赴。驚視之。德彰也。狂喜無措。恐或山妖木魅。假形弄人。諦問則真者也。拂冗宵奔。不爽山約。如德彰者。何可多得哉。十三日夙興。君錫前怯又萌。倏爾辭去。予輩再浴方起。而胡仲明自古竹溪携簞壺來從。遂又增一同心爰共議遊蹤。以爲必繞山大轉。後上前下。則佳景始遍。歷無餘德水爲導。沿溪而西。過山

君岩鳴弦泉舊徑顛首北望仙人橋若飛虹天際期登頂已乃覓徑求之迤邐度湯嶺而出南望剪刀峰背秀不可言而形則猶夫遠視也吾鄉人有謂兩刃相距二十里者耳食一至是乎夾溪皆玄壁千仞古松蒼翠倒影水中跌爲碧潭以數十許至弔橋菴酌仲明所携畢再跨小橋燕尾溪流乃煉丹臺瀑水衝原而下者與外溪會勢愈澎湃再西將度浮游嶺石上碧泓三疊如砌同坐賞之不忍遽去而天欲微雨趨行出嶺則如忉利天人降落塵世矣冒雨下平路

依山旋轉北折曰翠微寺寺當峯下以峯得名頗覺幽僻寓室供關漢壽像睡庵扁曰不負鬚眉嗟乎如是而後不負也吾輩對鏡自顧將何以謝此鬚眉哉次早主僧恒生乞號于子以其禁足也命曰雪趺且答以偈飯畢沙彌導以小徑屈曲數里至揔途而別遂跨峻嶺數重既下復上如颶播海莫不汗下如漿予赤體猶欲加扇人謂深山候寒蓋未用力者云爾道中山雖庸而水則秀蓋山爲黃之郭郭若璞累玉然水皆內山石髓驚流駭湍稱賞不絕覓得法住庵

假甃復高下數折乃入芙蓉嶺則聞浮提人復登天
界也入嶺數里將至松谷菴方憩樹下捷慶凌溪心
怪石大呼相招攀登其上則見峭瀑飛落迸爲深潭
圓中規清見底滿中作翡翠色潭底白石如怒魚欲
躍實今遊第一奇觀也捷慶此隨不爲無功矣其下
石縫直長山僧謂之油榨因名此爲油潭云再行數
武大石題曰龍淵嵌空如屋激水橫行屋下澄泓碧
皎聲若轟雷石竅關通各爭奇妙人臨其上画工閣
筆過溪里許卽松谷庵湯寺至此繞山蓋半周焉始

悟天造黃山若今朝之造帝宮也湯寺爲大明門殊
砂庵爲承天門湯嶺之路則左右長安穿朝之御道
也山郵嶺口非午樓乎文殊院頂與天都蓮華峯非
皇極中極建極三殿乎丞相原與翠微寺非東華西
華二門乎石笋砑與白雲庵非左文華而右武英乎
光明頂與煉丹臺非左右二平臺乎前海後海非乾
清坤寧二宮乎此庵固居然一玄武門也位置確然
不可移易太平人至謂其得正向者小兒解事不作
此語矣菴在竹中滌塵携酒列庵門俟焉群坐瞻峯

作天際真人想。酒酣難割前勝。復至龍淵。酌數瓢于石上。欲再觀油潭。同遊以夜深爲諫。予拂衆呼德彰同往。飽翫乃回。入庵啜粥。時皎月晴空。吐華五色。久坐方寢。夜半夢中雨聲甚驟。以爲溪籟耳。旣明霧塞庵門。烟黛模糊。渾如潑墨。天之不測有如是者。撞雲而上。變幻無端。忽明忽晦。幸雨猶霏微。不顧而進。宛轉陡級。穿溪數次。則巍峯畔衣冠丈夫垂紳縉笏而立。以小松爲簪纓。若觀音石之楊枝者。所謂仙人掛榜也。榜蓋在仙人近側。傳昔有能辯二字者。雷卽擊

其字去之。方欲詳視。而雲霧封障。朦朧莫辨。及風掃雲開。越已數里矣。予憤甚。却走而下。必欲覓之。步已將近。忽反風湧雲咫尺。晝晦竟不可見。夫負傭樵豎行經此者。歲應不乏。胡獨于我而反秘之。靈物畏有心人信哉。再上而兩山夾秀巉巖接天。惟石林立。不可枚舉。白雲如濤。高峰如島。銀潮洶沸。隱現無恒。道中奇石。莓苔蒼繡。質理皆純。綠如玉。懸崖紅樹錯出。若錦。是前海所未有也。所恨路太賒。級太峻。愈上愈長。愈勞愈峻。艱若登天。氣汗兩竭。始得至石筍缸。而

雲愈濃重。曉不見掌。菴僧復扃門而去。聞其無人。謂之何哉。不得已而之光明藏宿焉。適仲明小童擔筐。篋繇丞相原至。何啻灌頂醍醐。無奈陰氛益熾。低徊至次日。則盤古之混沌未剖。伏羲之太極未畫也。勉滌塵下山。治供塵赤足。攘臂而去。烈風凍霧穿楹。入棟。閉戶迷悶者竟日。挑燈就寢。無復歡悰矣。忽滌塵排闥而入。行童肩豆腐酒菜。皆湯口市來者。半日間泥淖淋漓。往返百里。欲不呼爲聖僧爲活佛不可得也。予率德彰匍匐拜之。問山下則大雨如注。而我輩

正在雲中。雨未成點耳。喧呼痛飲。薄醉乃已。明日陰翳猶昨。菴僧供糧已盡。仲明苦邀至其家。遂仍繇白砂缸下丞相原。破雲而陸。漸覺明爽。及山腰上。雲已透紫翠。朗然而足底別有素雲滄茫無際。遠山微露青尖。若大海之浮亂葉。景狀絕倫。未數武而冠履兩雲。輒合爲一。前景又不可得矣。猶喜砂路濕漉。步履無恙。是夕醉宿古竹溪。雨若傾盆。明日晴。復次曹溪而歸。前遊夏月宜雨。乃晴。恨未見者鋪海耳。今當冬月宜晴。反雨。遂得縱觀。屢所及。適補前缺。不知

夢中仙人何在而既經耶造物小兒巧而虐哉

不許重一寓曰真耶夢

